列聖御製 十四

文宗

列聖御製目錄

卷之六十四

正宗大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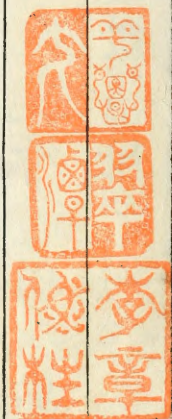
卷之六十五

正宗大王文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四

正宗大王

文

歲首勸農敎 戊午

豐年爲上瑞瑞必有徵驗人之恒言必曰來年大有之驗徵於臘前三白顧今立冬抵臘七十有日得卄七番大雪三之倍而又倍積爲九而倍三豐之瑞瑞之徵豈待大人之占牧人之夢而决者然而丕圖卽功之方用答降康之眷唯係勸農二字南畝之饁何與於田畯而其至也喜以至錢鏄之

具保介之徽備治播脩其早其豫于以見豳俗之重本大抵農夫克敏農官来茹然後禾易長畝歲取十千将使稼如茨而庾如坻家家含哺曾孫不怒咨爾方伯居留之臣即古所謂農官上而不怒下而克敏其責唯卿等卿等欲放忽得乎始自東作之前悉力盡心一此莫忽於西成之後則屢豊之慶亶在於斯卿等勉旃以副元日之勤諭

定州　聖蹟碑移建于　宣廟駐蹕舊基教

本州有　兩聖駐御之舊址一在城外達川地尚稱元帥臺戰場坪此國初勝捷之舊址也一在城

内卓姓人家此　穆廟宿所之舊址也竪碑之舉
不可一爲一否而只建於達川未遑於卓家者實
爲欠事闕典城外之碑建閣移奉於城内而城外
已建之閣則當敬書碑面刻而竪之如是然後
兩聖駐御之舊址各有徵信之紀蹟而體貌始可
尊嚴事面尤爲完備知委道伯與邑倅須即經始
　北關七邑海奴冬苧貢納蠲免教
奴婢亦民也年前遍問諸道各陳内奴寺奴之弊
而内奴之弊甚於寺奴諸道之中北關爲甚北關
之中南之北青利城北之端川吉州明川鏡城富

寧七邑貢奴為尤甚貢奴之中海尺又尤甚一口一年之所費恰至三十金其椎剝之苦辦納之艱為名編海奴之類切肌到骨之瘼者久矣雖欲著意於蘇捄之方特以名色之各有藉重明知其侵徵之百倍於常貢而營邑之臣初不敢議及弊豈有不可改之弊善改之則斯已矣朝家之於小民視均赤子何厚何薄而平民之弊猶且隨聞而隨捄惟於此輩每諉之無奈而置之者予甚歎然且况北關是興王之地也朝家之俯庇此輩之仰戴且果如何也就宣頭案細考屢百年服事之來歷

寧忽於拯水火措袵席熙熙然樂其生之方乎所謂海錯之四等常貢有百其歧不一其科觀於該道之修啓者益知其所不知旣知之其可任他乎舉其大者莫右於蠲給四等中應貢最多之冬等在海奴庶或爲一分息肩之道右項七邑冬等之出於海奴者并行蠲免外此又有抹去者亦爲勿捧此舉豈直爲此輩也所以推豐沛之思暨漆沮之貢也著金石不易之典示宮府一體之義如是釐弊如是宣綸内而宮差司屬外而道臣邑倅皆各貼壁恪遵俾有永久實效

諭關西伯採訪明於經旨之儒教

關西素稱尚武之鄉而我東文明之啓實肇玆土盖昔三古之世執壤於塗山比河於涓水地留九井之制俗傳八條之教傳所云君子國者即今之關西是耳以其江山美麗財賄廡盛士不以齊魯待之者匪今斯今予每惜之嘗記 長陵盛際有金台佐者為鄉先生教授學徒故司業鮮于浹出於其門而膺旌招之列與先正文元公後先為成均創設之職自此西土之士能知性理之説而顧今近二百年寥寥不復聞焉豈士不如古而然也

特朝廷局於注格而不之用也莫曰山分東西各有其種邑雖十室亦出忠信環箕封方千餘里豈無如故儒臣之研經志道者乎且予欲依關東諸路賓興之例以試其士而功令之體習見於應製諸券其聲律騷選之作雖多差強此不足為西士多之令道伯採訪其嫻於經傳之旨而為一鄉所咸推一道所共誦者列名以聞當以嘗所欲問之經傳疑義條問以叩所存以備顧問

新印五經百篇與甲寅新印三經四書丙辰新印春秋左氏經解同藏于太學尊經閣告

由聖廟教 附註春秋進書日教庚申朱書百選雅誦藏于四都八道列邑校宮

教

聖經義當尊閣御定冊子體貌尤為自別且欲便於晩来誦讀為此大板刻印而字樣遵啓蒙集箋今旣告完今此新印五經百篇與甲寅新印三經四書及丙辰新印春秋左氏經觧藏奉于太學尊經閣之本當同藏昔宋夫子知漳州印易詩書而春秋則只取左氏經文别為一書以踵三經之後是謂四經印役成遣從事祗告厥由於先聖之廟甲寅本藏奉後姑稽告儀以待是書之成也來朔

焚香日令泮長告此由於聖廟儀節用五禮儀所載朔望祭禮而祝文親綴亦當親傳令太學知悉

春秋聖人大一統之書而如日星之大義數十大書特書不一其書而三王之心法待孔夫子而明夫子之筆法待朱夫子而著特以見行之書經與傳無別此乃 聖祖分命儒臣釐例正義經爲綱而傳爲目俾寓大書大一統之義者何幸修述於二百年未遑之餘今始完印而進書禮成况値歲暮益喜有陽復之漸所進春秋書一本藏于春秋館餘當分頒令內閣知悉董事諸臣各加寵錫以示重其事之意○朱夫子予所尊而師之也尊其道莫如讀其書讀其書思與吾黨之士共之甲寅新印御定朱書百選已未新印御定雅誦四都八道三百州府郡縣各須一件藏于校宮如太學之尊經閣雅誦則旣活印鋟刻以壽其傳而朱書百選則兩南關西雖已鋟刻京中則只有活印本令內閣一體鋟刻湖西關東關北及四都以內閣所藏活印本先爲下送京畿海西待內閣開板印出

下送嶺南湖南關西以本道藏板印出與今下雅誦同爲分頒俾域中之冠儒服儒者皆知予尊朱之意

長陵樹木播植教

陵寢局內樹木拱護之方何　陵不嚴重而　本陵尤爲自別以其有　寧陵朝手植松梓之在於舊　陵而　先朝辛亥又遵　聖蹟手植三松於新寢予於己酉初謁是　陵也親審三松圍銅以封識之　本陵一樹一柯之恭敬保惜當如何觀其看審之啓枯損數爻不可但以影然言爲今之計莫如專意補植俾有蔚然之效而以陵軍數十

名何以責役乎摠帥申大顯管此役退與地方官
陵官道伯相議自今秋冬播橡實植松樹待開春
益加著意秋亦如之則不出數年將見播者出土
植亦茁然復舊觀之美似不至於甚用力舉行播
植之數議廟堂從便拮据
今秋　陵謁定於　敬陵　昌陵敎
秋幸以三南民事之夙宵不遑擬待來春為之取
考　先朝各年謁　陵謄錄春秋七旬至乙酉年
未有曠謁之例則秋幸當為為則當謁　元陵少
紓四載曠覲之孺慕而且思之今年即我　敬陵

朝誕降之舊甲而月日又在邇 聖祖誕育啓佑
之至德至功如 桓廟之於國初逢此年若不別
有伸誠寓慕之擧則是豈仰體 先朝每考舊甲
輒述 先烈之聖意乎如是運意之際 宣陵受
香適當今日若有指敎者然且況 昌陵諱辰之
舊甲又在是年以 敬陵朝因心之友 宣陵朝
繼體之孝又欲仰體則豈可虛過乎 明陵在
敬陵局內 弘陵在 昌陵局內歷謁又便近今
番當詣 敬陵展謁後親祭仍詣 昌陵展謁後
亦為親祭祭文當親撰局內 諸陵展謁則 明

陵 翼陵 弘陵各於局內 陵寢親祭後為之

幸行日子以今月晦間擇入

領敦寧金履素隱卒教

問疾史官之回雖知其添劇豈料遽聞云逝卻疑非真驚盡何言確乎有守貌如其人朝廷之所眷待而倚毗之者果何如也年前一著即所敬歎況故家喬木之凋零尤無以為懷卒金領敦寧家弔祭禮葬等節分付該曹照例舉行舉哀臨弔雖不若禮遣近侍致弔於第三日致祭於成服日大臣喪例即賜諡不踰朔期斯速撰狀議諡而祿俸之

限三年錄孫之待闋服并依例施行

高麗忠臣金濟賜謚致祭教 附註皇朝禮部尚書金澍賜謚尚義祠金烏祠賜祭教

向因嶺儒言謚高麗忠臣 皇明禮部尚書金澍曰忠貞而今將俾官宣侑際聞其兄名濟號白巖以平海知郡題詩壁間浮海而去不知所終而變其名曰齊海盖欲思齊於魯連之蹈海云爾東俗嵩嵩自箕師以後得聞彝倫之叙及至鄭文忠諸賢迺能倡明之皆以隱為號號稱九隱即圃牧陶冶是耳外此七十有二人同入山谷而名曰杜門

又如典書尹璜之自號以後松堂令徐甄之寄感於望京前後磊落相望至于今輝人耳目唯白巖以忠貞爲弟節義雙成無愧乎孤竹君之二子而尚湮沒不稱海上之估師漁父指點其遺墟往往有流涕者夫事有顯晦而理有詘信卽莫不有時與命存焉惜乎入聞之晩也令弘文館議易名之典似此之人宜乎酌東海之水採西山之薇以招其有徃無返之靈宣諡曰設祭海上以寓朝家曠感之思圃隱之立節冶隱之全節死固榮矣生亦不怍擧施旌忠節惠之典惟金籠巖澍臨江寓衣遯跡荊楚 皇朝奇之除禮部尚書而不就以其祿終身至今沅湘之間盖多其子孫云嘗

聞公素居嶺南善山州之人士將營俎豆之所而難其地忽有長虹一道起自衣履之藏揷于洛江之半月巖咸曰公所命也就以建祠後朝廷聞之宣其祠名曰尚義遣官致祭 列朝優異之政至矣盡矣而易名一欵姑未議到何况嶺儒以其未遑之由齊籲輦路激感予衷何可踰日即令弘文館議以美諡宣諡日遣承旨致祭祭文當親撰以下且聞之冶隱之祠在隣近招問嶺儒如果然云當以尚義祠進去承旨一體致祭禮曹詳問草記年前生六臣中金時習諡狀許令清節祠儒求狀於文任今亦令上來儒生依右例為之俾勿愆期

令都政文蔭武守宰見窠稟旨互擬敎

西京之重吏選即敦本愛民之意也文景之際自令長至二千石陞為公卿其間不過三四轉固無清官羡銜之設為通塞排比之階者故官吏長子

孫清愼畏法風流篤厚元元熈熈蔚然有三代之餘風今也不然百僚之中分爲三班三班之中又有許多歧路用人旣用科目而爲臺省館署法從之列者乃反不若蔭武內而不得爲掌賦之職外而不得爲字牧之任又或平地推躋使之參聞廟謨以其踐履之無素也聞見之靡據也於金穀甲兵茫昧如瞽之鋪籌下於此者皓髮藍袍往往不免於窘乏之眞所謂所用非所求是豈古例則然蓋因謬襲轉甚若使新進文臣試吏下邑兼及鄕障習知民生之疾苦及其馹召而來也造言退牘歷

陳興弊舉瘼之策則九重雖邃四野在邇其爲有裨民國遠勝於一遣衣繡之行虞廷之敷奏明試只當如此且朱夫子自南康入對延和首言經總之錢科罰之事近者文倅之許令應旨外史之飭諭照察夫豈無斟量而然哉曾於賓筵詢問大臣諸宰使之爛商稟裁側聽無聞竊爲之泄泄也今當大政又此申複更令廟堂知悉另究對揚又嘗以故相之奏爲甚是屢提文蔭武交差事言於筵席而汔未指一定式近或特敎換窠即試其可否之意也今都政見窠亦令稟旨互擬

領府事洪樂性隱卒教

才聞有愼方靳不藥豈意今日遽聞長逝之報痛盡傷怛不禁潛潛生於綺紈之門長於軒冕之塗老於鐘鼎之府策名立朝五十有五年年躋上壽位至上相有百福之完全無一事之欠缺閱歷世故超然爲元祐之賢大夫而平生所藉手卽謹畏二字耳持心則和平待人也篤厚處亨愈謙居寵若憂世所稱漢之石奮唐之汾陽莫與爲儔今焉已矣何嗟及之卒領府事洪樂性家凡百擧行自當按例而東園祕器之賜與勳戚家卽是殊典長

生殿退件板材一部使之即刻輸送當日遣承旨致吊第三日遣史官恤孤第四日遣正卿致祭祭文當親撰仍令弘文館趂襄前議謚祿俸亦為限三年輸送

奉朝賀金鍾秀隱卒教 己未

金奉朝賀又逝矣所謂伊人惻傷何及記昔三十年前宮邃一語遂契曠千之遭逢而慨然以義理自許之死靡悔仗遇巷之殊眷起當時之宿望掌二銓綰五營爰登黃閣仍歸綠野雖中間風霜之百變夷險一節與人為之謳誦居家而孝處官而

廉環顧廷中受知最先而今不可以復見矣致弔
恤孤當自内閣按例舉行而第四日遣閣臣致祭
祭文當親綴祿俸限三年輸送仍令本家即速撰
狀送之弘文館議諡

行別厲祭教

近稽故事雖非厲氣凡屬無名之疾輒皆別設厲
祭於城隍山川而設壇郊場慰祭死傷昉於成周
疈磔遺制以今為民靡不用極之義無於禮而近
於禮者猶可義起而行之況周公載之周禮至于
我 列聖朝亦嘗行之則不即修而舉之非所以

和神人之道問于大臣僉議亦然京中則北郊遣京兆堂上行別厲祭東西南三郊遣經幄之臣行慰祭兩西則厲祭慰祭并設而其外諸道皆舉醽𨡮之禮合行條件廟堂與禮曹考據前例施行

判府事蔡濟恭隱卒教

憂民一念乙夜明發際聞長逝之報展也之人何斯至斯予於此大臣實有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奥契此大臣間起人物也其稟賦也傑然有氣力遇事直前不懾不撓發之為詩悲壯忼慨人云有燕趙之遺風妙歲策名受知　寧考綰金穀而

掌丘甲潤色乎雲漢之章竭誠於嘗藥之地每一
奏對　天笑爲新而其鬢猶未及星矣及予嗣服
以後市虎交騰櫪驥靡挫拔之刀俎之中躋之鐘
鼎之上由內閣入耆社壽至八耋擬賜鳩杖其位
高而職親眷厚而寵盛使一世之人闢口而奪氣
可謂得如彼其專而古亦罕聞焉且況五十餘年
立朝所秉之固即尤所歎服者今也已已焉已矣
卒判府事蔡濟恭家凡百舉行自可按例而承旨
致弔依洪領府事例遣閣屬官恤孤及護喪等節
依閣臣大臣前例成服日致祭承旨自當舉行內

閣致祭則亦依金奉朝賀例待祭文製下遣閣臣
而祿俸限三年輸送葬前議諡

園幸輦路掃雪軍給復教

今年初見雪華即遣別軍職詢弊於五日奉審之
行聞其回奏始知反為弊端大抵 園幸時輦路
掃雪軍既因特教每年給復量其步數計其結役
則輦路田夫各其名下假令一結應役則幾負以
給復除減幾負以稅摠定式夫然後路傍田夫咸
知朝家蠲恤之澤皆可樂趨爭赴而本府則不於
當者名下減給結役就元摠中除出幾結幾負以

錢代給故代錢之數隨其豐歉多寡不一無知田
夫或認以雇價使役朝家爲所重便民之舉實惠
無以下究先自本府釐弊并與華路各邑及廣州
留守處亦即往復從便停當俾有對揚之實效
收録三學士宋文正子孫訪問曹文忠祠版
寄寓處仍命改建敬奉閣教 附香祝陪進儀節教
今年何年風泉之感尤切於是年而今日即 神
皇諱辰也祗詣 奉室與 皇朝人子孫忠臣後
裔禮成望位榛苓之思愾我寤歎取見參班舉案
三學士後孫中洪尹兩學士家無在官者吳學士

家亦無直派人有職者是豈無論支嫡年限之受
教本意乎宋文正家無一人從官於內外職者訪
問諸家收用曾聞曹文忠祠版因其代遠將無寄
寓之所亦令禮曹詳問主家昔在　先朝建閣於
兩闕槐院之傍敬奉　皇朝誥勑因院廨頹圯歸
然一閣在路周甚妨於觀瞻此不過一間屋宇撤
此構彼不至役鉅且於　皇壇之東旣有　奉室
則於其西壝外側階仍舊間架移建妥奉允合於
事理令度支問于禮曹卜吉舉行
皇壇香祝奉詣時前導儀仗用其不當用者凡

事之貿貿皆若此豈不駭然前此望拜禮之闕
字牌亦然而聞其謬例即使改造矣香路前則
出闕門由拱北門入近因定式建一門於金虎
門西廊從其路奉詣而每年節享前一日禮房
承旨與香官及忠義奉祝式至齋殿廳事精寫
傳于獻官親享時寫祝於　奉室近處設幕處
寫畢仍為權奉待時至傳祝而若有親押之命
奉至齋殿或於　奉室前為焉

前判書趙心泰隱卒教

此將臣受知也深故委任也專自關西防禦北閫

南服滚滚超越數歲中遂至登壇而顧彼營洛之役前後殫誠績庸茂著雖汗馬提兵之勞歷數前古罕與為比屹如干城倚而為重司三軍之命躋八座之秩未足以酬其伐而旌其功豈知大樹之飄零曾不少淹乃爾嗟盡之極不覺哽咽卒判書趙心泰家成服日致祭仍令該曹加秩贈職照盟府上勳之例節惠亦即舉行而例賻外倍數輸送樞材擇給

灣府還穀移換添留飭道臣敎

治民如烹鮮勿擾之而已且民固一耳南民勞東

民苦於粟麻魚塩之徵西北之民逸而無秸銍之
轉輸者作法立程之本意豈或欠於一視而然哉
觀於禹貢五服之别甸服以外不與於厥賦九等
況彼灣之為府處在邊塞夫無征布秋無王稅則
道狀所謂當用他邑通行之例云者此果為道伯
者所可發諸口而筆之書者哉舉給雖非謬規無
布無稅即亦無於例之例則今若拂民情改邑俗
先刱舉給之規邊土人心轉相不自安將以為還
制既改稅法亦當隨以改之云爾此非無中生有
之葛藤而何藉使反於是無毫分斁財之端朝廷

自有朝廷之體守臣以疏以面既奏又奏朝廷不以為非之許令釐改則道臣但當奉朝令舉行矣且況東西南北內外地之民勞逸各殊即古今不易之則則忽以通行二字為防啓之話欄何乃太無商量乎近來道伯廉聲未聞清南直路穀簿拐然甚至憑藉新設之軍營而市直高下與民爭利民之困於還政亦已久矣此一款雖非此伯之罪而及今通變之時善行裒益之政則穀則無脛而至民則不識自安故道臣之不即決給尚以為甚非之又何敢張皇其說覼縷登聞乎該道臣為先

推考此狀啓還下送無論分年與當年又無論如何方便移換只於舉行後以其形止狀聞

叙前上護軍金載瓚教

嘗聞古有一儒臣封章輒百拜以實頭辭謹百拜之語及老而筋力不逮則減為五十拜又改頭辭以謹五十拜近有一重臣按藩著名於狀本也沓沓必盥手正衣冠視諸以軍銜辭樞銜借他手填已名者其敬謹縝密與踈濶顛錯不啻較三十里而已安得不為重臣深惜之然而飭既施前上護軍金載瓚敘用

華城隣近邑私養山樹木禁斫教

今聞奉命行回奏外營隣近處邑校稱以橋梁或水筩所用持判官勿禁帖四出勒斫士庶丘木在在未免濯濯年復年來愈往愈甚云者豈不駭然之甚乎雖曰應用之不可已者其可縱校行惡不之禁戢乎近於莫重植木之節朝家一心憧憧以朝家為 園寢植木欲望其蒼鬱之心反隅於隣邑士庶各愛其山松梓之心則彼士庶見困者之心果如何既往雖不必一一追加嚴懲此後隣邑私養山所取樹木一款各別嚴禁雖於橋梁所用

亦勿以判官一張禁帖施行必皆關由外使又必錄其株數以待來頭奉命摘奸時憑考事分付外使處亦令畿伯遍飭華城隣近邑雖有華城勿禁帖除非外使公文之許施者切勿施行事曉諭民間俾知此諭之亦出於爲所重

朱書專治儒生申飭錄閳教

向以朝士儒生專治朱書者使之聞見錄聞大凡人才之於朝廷係於求之之如何何況讀書之士深自蔵修者其肯自至乎譬如玉不自出人自採之鏡不自見人自照之叩之則應其理不忒而宣

綸且有月尚未見錄聞今之俗弊經學雖云忌諱而予所求之者既異於反其所好則何若是泄泄之甚經傳與朱文相須業經則必先篤信朱子專治在其中然而不以一人錄聞豈或世無讀書之士而然歟曰無之則是誣一世也寧有是哉待之之久又不得不煩予一言宜使大臣銓臣方伯之臣謹悉之

不言三司問啓教 附註大司諫金達淳等問啓批

京外殿最開拆日賓對例為頓稟特使之進定於今日者何也昨日則因大臣之堂參赴坐不得為

之今日則以候班入來仍令來會而未明求衣待
曙引見一則欲聞匡救闕失也一則欲聞裨益於
民國之言也予於御極二十有三年無一事之仰
答天心俯循民情而災沴疊見憂虞溢目觀於時
令之不順軌而天怒民怨灼然若燭照春間所經
甚於龍蛇以至入冬而尤乖當寒不寒非時之雨
無異深秋氣候夙夜戰恐忘寢忘食者久矣然而
方寸之間無感回孚應之誠再昨夜轟燁有非窮
陰在陸之象黙數愆尤無往非罪和衣轉側直到
昧爽苟非愚無知覺之下戶編氓淩晨臨殿之本

意孰不揣知而名之曰諫長者自候班直歸私次因是下位僚臺一齊懸病是可使聞於隣國乎否乎隣國則時令適宜之故赴燕之行賫咨之回皆稱雪塞難通而彼中之雪為域中之雨者尤豈不反常之甚乎然而職在三司之列者膠守陽復前後之常例側聽三日無一人效一日之責者不能導之使言予固自反在三司各盡己分之道果盡分乎不盡分乎彼諫長者一瞬頃驟躋內外清獻閣羅之介介雖難責之於人人而并與入侍之玉堂既借前席之咫尺而上自袞躬中而時政下而

民事緘口囚舌不敢發一言而隨諸臣退出其可曰先正其有後乎幸因大臣以民事及禁採金等數條有筵奏雖免無聊所謂三司者溺職難免其責推罷等典真所謂不屑之教誨并不為之其委折即令該房問啓於行公諸人少警褎如之聰既往勿言而凡事各有應行格例則固不可以一臺閣玉堂一己之見破格為之官以諫名職是論思者何言不可言何時非其時而觀此問啓有若不敢違越格式有懷莫伸然者詖辭知其所蔽遁辭知其所窮云者若為今日三司而設也聖人之言豈欺我哉合啓體段三更前例為傳啓況諸人皆詣臺凡有可言使之竭論不諱因此又有提飭者名之曰合啓則只使一臺入來傳啓全失古例至於長官除非次對時則近不詣臺清朝典章為近日取便之諸臺所毀畫者不亦寒心之甚乎此後長

官無敢懸病之意嚴飭兩司仍令該房載之故事無或如前任他之為

守令筵對毋得輒稱豐年教

因事上來之守令召見問年事則雖値稍熟之歲奏對常有不足底意即分憂之本色近來則有問輒以豐年二字應口以對此亦習俗中一端旣往雖勿論此後必也稱停奏對而若有違越者該房察推

元子冊儲冠禮嘉禮令禮曹擇吉日教 庚申

月正元日祗拜 廟殿宮親告元子冊儲冠禮與嘉禮之由令禮曹擇吉日

歲首勸農教

今於月正元朝祇拜 太室仰念我 列聖朝元元本本之盛德大業重我民天詒我太平穆然如見 先王之熙際大抵紀農協功其原在上而授時與咨牧以至命我庤乃之詠詩書可按况基命萬億年鞏我邦本其始自今受福降康綏我數千里民生其始自今農夫之慶即邦國之慶農必有勸董用厥功惟在方伯居留之臣所對颺用副此日宣綸之意

王世子三加禮命賓傳冊時臨殿安徐賀儀

權停教

以予今日之孺慕若禮臨殿於冠儀之命賓贊與冊儀之傳冊印則於予心將安乎禮緣人情順於人情處合於天理且況公朝之禮雖有別於士家禮而娶婦之家三日不擧樂近世通用於公私向於禮判筵奏批以冠冊臨殿之更待下教者良有以也冊印之先欲取見後留置以待蓋亦有深意存焉者監先有憲時萬時億政在於此昔我 世宗大王授受之際我 太宗大王於報平殿命內臣陪侍 春宮而來乃於所御之內殿傳以大寶

遂登九五之位堯命舜承是何等莫重莫大之典
章而其禮之至簡猶如此此豈非予小子寤寐夙
夜一心思欲仰述者乎来月初二日三加禮命賔
冊儲禮傳冊時臨殿則皆安徐禮成後賀儀當并
為於 殿宮予何敢不受亦何可臨殿乎以權停
禮為之而春宮賀儀亦遵 顯廟位儲時例以權
停磨鍊事禮曹知悉

兼賛善宋煥箕賛善李城輔陞擢敎 附註山林兩諭

善為賔兼賛善敎判府事宋煥箕授賛成敎

以師傅諭善共登開講之席及今慶辰又見黃髮

聯造賁我賓僚之儀在廷簪紳相顧聳喜予心為幸固萬萬矣況三保九卿之秩可合於林下宿德而姑且遲遲蓋亦有待兼賛善宋煥箕陞拜從一品賛善李城輔陞拜正二品師傅之為講院賓客於例可以遵倣贊善雖已黜下山林諭善亦以實贊善單付啓下懷德贊善則資高以善贊善亦為下批○山林一品近所罕有況贊成之窠為先正而設先正之後追踵先正而入參大禮判府事宋煥箕贊成除授

領中樞府事金憙隱卒教

致齋之時雖不按例下教而亦豈可默然乎大臣之自在玉署內閣至于位躋相府所受知而所擢拔者以其經學也予以儒相待大臣大臣之自待

亦若寒士間因尋鄕阻隔積年欲遣撿書官問起居豈料逝單之遽遽徹乎爲之傷惜久而無語以今恥言經學之習俗如許大臣何處得來隱卒之典自該道擧行承旨則道內守令中曾經承旨人進去大臣祿俸限三年輸送內閣擧行之節亦令本道擧行閣屬官今日下送

趙榮順李在簡罪名蕩滌敎

古人不云乎以無證之詞案難驗之罪是謂罪疑疑則追考得其實而後王府和勻以聽其律況於人鬼關頭大辟攸係乎朝家於趙榮順李在簡事

每以為其然乎豈其然乎不然而然乎然而不然乎反復商量致意者屢一則旂常盛閥一則帶礪勳裔以若地處論若負杞魯筆無將漢法不敬焉逭鯨鯢之戮榮順則旣故而無徵在簡則徑死而不覈昔漢高帝誅丁公後人謂之人主之獨斷而猶且非之若所謂此二罪者臺閣之啓相府之劄或執迹而誅心或信耳而張膽以至於為世大僇世若有忠志之士孰不欲挺身洩憤也但九棘之議不行三苗之典徑施為朝家嘗所介介者其人姑舍其家在所當惜其跡且置其情容或有恕何

況兩家俱是世宥之家而律有原情之文當此觧
澤旁流之時物與維新不害爲曠蕩之政趙榮順
李在簡罪名間或有差改者而均之在未决中茍
且甚矣特并蕩滌令則爵秩如舊所收告身亦即
還給

奉朝賀金鍾秀緬禮時致侑教

今聞金奉朝賀舉緬之禮消在旬後云故事大臣
緬禮大臣提奏則以特教許用襄事時助給之例
而主家不言之尚未聞按例提稟矣於其玄和復
出之日幾乎虛送若使不昧者有知其可不徘徊

躕躇以須予一言之酹乎且其在世也雖適莽蒼之地行不眷糧而輒有殽觴之具副以詩章今若頓然如相忘則其可曰恩禮之終始無替乎齋居深念肅然以風不覺爲之蹶然而興歎凡顧助諸需分付該廳該府徃復主家如例舉行先有內下錢米布綿之內閣屬官賚送者仍將親綴侑詞讀諭致祭以來

忠文公徐命善宣諡日致祭教 附註改諡教

諡者行之表也一字盖不足以狀德則爲二字二字亦無以盡意則於是乎有三字衛之貞惠文子

是耳故領相之謚未叶於輿人之誦今始將以改爲之謚題其祠版愴懷冞深遣承旨致祭于徐忠文公祠宇祭文書下內閣使之明日受香而忠文祠版方在龍岡縣衙此時西路除一廚傳其益必歸於民香祝及教旨賫傳道內堂上守令中曾經承旨安州牧使金孝建假承旨差下進去舉行徐領相謚號事年前有上下酬酢意謂其後即爲改之尚今荏苒必是文蹟不爲書出之致以此大臣地處樹立官經館閣且其樹立即文字間事則改謚之議固可今日金領府議謚坐起使之改謚而不必改望取駁議之單改付標啓下

內閣提學判敦寧府事鄭民始隱卒教

潛龍舊要後先凋謝唯重臣一人在耳記昔甲午
乙未之間炳幾圖存託以心膂雪涕宮燭慨然有
北首爭死之意幸荷我 寧考天地日月之仁之
明綴旒奠以磐泰烝黎為之謳歌則予有一二臣
同駿惠我 宗國整倫綱於隻手樹風教於來世
凡有血氣含生之類孰不知一部明義錄為海東
之春秋也若有風雲之會功成名立園林鐘鼓富
貴豢酣則鮮克中度多不獲全重臣能謙畏自持
言其官業亦可謂盛矣典四營而長六部按三藩
而處兩館銓衡翰墨金穀卒乘既華且膴罕與為

倫而公退蕭然門無蹄輪不改韋布規模者垂今
二十有餘年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易之涉水
濡尾書言寵利居功令知其免矣豈意一疾就養
江墅竟至於不起嗟嗟重臣何以復見尚書履聲
宛若在耳重臣自在 先朝被特眷釋褐簪筆三
銜使命遴席恩言傍觀瞠若重臣之為重臣自昔
我 先朝所命之者惜乎惜乎卒判敦寧府事鄭
民始特贈右議政當日下批仍令弘文館不待諡
狀即議易名俾趁立旌之前賻襚之需雖已內下
自該曹倍給東園祕器之副亦為傳送致吊致祭

護喪等事當自內閣按例舉行其子待闋服調用
祿俸限三年輸送亦依大臣例事分付

臺臣宋文述疏後飭朝臣教

有國則有朝廷而紀綱法典爲牽制維持之具此
而放倒任他撕壞則其流之爲弊將若之何近於
法從淸列何多反詈之口氣反詈尙云可駭可愕
何況以下官凌上官而事又關於莫嚴之考績乎
前有一臺章而彼則特換其名者不必臆逆索言
今又有當者因自己考績事極意忿罵之說登諸
章疏而民事爲重不可以人廢言先施例批而在

朝廷繩愆糾謬之政何可容忍昨於賓筵問可勘之罪名而大臣以未及見疏本為言使之筵退後論勘矣待論勘當有處分而此後凡係似此風習一切嚴禁

命刊關西賓興錄教 附註都正崔昌迪差江原道嶺東分教官教關北經義生李元培除北關兼分教官教

關西莫曰尚武河朔待以齊魯則是亦齊魯已矣才智不拘地閥用捨何界遠邇浿水以外惟鮮于儒臣一人登於王朝由前由後閴然無聞者不以齊魯待也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天地位然後萬

物育即聖人之能事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年前
命箕伯以明習經義之生薦之旣薦之下七書三
禮春秋講義俾各條對及見其對未有左右之佩
劒而能剖析劈斷開口便說雖求之於金華橫經
之列未易多得豈不奇且美哉在三儒可謂曠有
之盛舉三儒中金道游即其文可知其所存竊欲
一致之近因上來再登筵席所對又勝於其文而
惜其年已篤老勢難久滯京中於其還也當以所
欲見之書與之朱子書節要朱子書百選各一帙
令內閣安寶賜給與兩儒所對講義令本道刊印

為關西之勸俾我西土之人知尊朱子所以尊王已自年前被選上來屢召前席討論經旨又於也內閣講製抄啓文臣課講之日與前府使朴師轍同入筵中反復論難者幾半日其後除邑試其吏才近又年至於壽資欲見其面特除都正今因肅拜又見之篤欲還鄉分付沿路道臣給糧資鋪馬因此今始覺之前都正安錫任前府使朴師轍皆除分教官此人則姑不并舉前為之兩人俱在嶺西而此人在嶺東嶺東亦當置一窠敦寧都正崔昌迪亦差江原道嶺東分教官使之專意訓課新印雅誦朱書百選等書令內閣具有旨分送三教官處關東人士先從朱子之書肄講知之若茶飯菽粟則其效必有之其可忽哉○才見關西金送游授之以朱子書庸識吾與之意際覽關北儒生李元培條對經義者毫縷分析可知有實見得處雖謂之北方學者亦非夸言故持平李載亨之後寥寥無聞豈曰無之特未之聞也況藹藹秉文之士多在豐鎬之間而我家豐鎬惟關北是耳人能秉文足為光榮之一端鏡城幼學李元培曾令

付軍職給馬起送而年老路遠未能上來云元培處給新印經書及御定雅誦朱書百選各一帙仍差鏡城等北關兼分教官使之訓課經傳及朱夫子書來頭北之人士皆明習經傳與朱夫子書登於道臣之薦剡者比今日倍蓰則此元培誠心訓課之功也以此分付分教官係是六品以上窠亦令該曹陞付司果然後分教官下批教旨成送

新及第閔耆顯金履度特除館職教

周制必貴世祿鄒書嘗稱喬木今春慶科之榜可謂得人忠薑之閥肺腑之地後先策名同時唱第怳若閔文貞金文忠故事而見其應試之券宜備顧問之列戴花登瀛況有一二可言之已例乎新及第高敞縣監閔耆顯前令金履度副修撰除授

令經筵廳鑞牌導前待謝恩日牌招

高忠烈後孫廷鳳唱第後特除外臺教

每見抗義新編高忠烈父子諸人精忠特節至今蜀衣弁服之倫相顧錯眙尙今凜然有生氣勃勃於湖海之間未始不拊髀而興歎也今其後孫廷鳳向預大學類義編校之列而知其名試之以功令則三場俱選益驗其所存條問經義則其所對九經疑義尤有識見又因計等較分之裒然爲首特賜及第今既放榜以是家而有是人何官不做何典可靳分付該曹先付湖南外臺使之乘傳還

鄉

華城柳川墾荒龜山種樹教

五行迭運土功爲大八卦分序坎宮居先故周文王治岐而建任土之法漢高帝定關而立租賦之制朝家之視華城有如周之岐漢之關則元元重本之政不可以少緩萬石之渠開於城北九仞之埭築於城西自西而南遂及於一境自一境而遠遍至於八路則不言所利之利豈不淵乎博哉自八達門外至柳川泥浦之間厥土廣斥耕犂不及者畿民懶於農不欲昏作盖其心力不能及也漢

儒之言曰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
力則不能成其功云者政謂此也雖有心力足以
闢荒而無財力則不能焉雖有財力足以墾土而
無官力則不遂焉況高燥之地難於引水沿野之
民昧於結耦乎雖以田形已具布種即食之土揭
令而號於衆曰任民耕食而縣官不收稅以令人
心尚不欲勇前今者茫然風沙雖許以十年免稅
有誰應募而出朝耕暮穫有如櫛如比之義乎自
漢之趙過諸人為民勸耕田器農牛皆由官備為
長吏者操畚鍤履畎畒而汙萊為膏沃游手為農

夫此所謂可與樂成者也事不師古曷云食效今之為計有二一則依營屯募耕之規而自本府捐財起墾待其告功限田分授以為補官用裕民食之資一則依入粟拜官之式而墾土為幾日耕者如唐之空名告身宋之迪功以下之階鄉品之為鄉任校吏之為任窠一循其願而若過一朔之耕可以收百石之利者及過於此而為二朔三朔二百三百石者樞衛邊將計勞塡差則庶有日闢之效矣水口虛廣民不饒富或者有云然之說而蔽一言曰不經也匪夷也先看水口之論不在都邑

求之堪輿如執左契若造山於城外則勢將俯瞰若設堰於水下則理便横遮由前而失於周遭樓櫓之義由後而違於澄清明堂之戒以名碩之宏謨參之則平壤之城設而養長林於江右善山之治完而置巨藪於溪左古語不云乎百家之聚十室之市亦必依山帶溪者是也先從今年種以樹木無論楊檉桑柘榛栗廣植而成林俾有蔚然改觀之盛亦屬先務若府治驛村逐戶種樹前已屢飭而宅不毛則有征自是周官成憲卿須便宜從事毋負朝家為華民夙夜憧憧之至意起墾一款

博采衆見論理別單登聞後待回下施行

安寧里橋路補築待秧役後爲之教

橋路補築之役此其農隙也且既擇吉而役處即大皇橋以上迫瞻峴以下乃是安寧里前幾石落水田洑突灌漑引入之所藉令園水於入役之初還注於竣役之後別無大利害於其間而依舊灌漑如前充溢以今惜乾頗緊寸水如金之際園而注他及其還注也水縮不善入而致或一分妨農則民情之落莫姑舍是實非所以爲所重事事便民之本意在於他面里猶所當念况 園底民人

之其所軫念視他面他里自別果何如屢回思惟
合有商量今年節序雖曰差晩秧馬之役来月內
外庶可告竣矣補築工役待秧役告竣且觀暑令
必於無害於灌漑有益於補築之暇日間隙更爲
推擇吉日當令始役此意知悉知委且以工役設
始言之書啓中有平鋪枕木次積雜石以灰土碎
石之屬塡築罅隙之語而此亦有不必然者灰土
碎石塡補於幾數十步也其輸致之費鳩拾之勞
已爲太張大灰入水中何異和泥莎鋪石上亦如
拘栗一依昨下回諭局內外雜木翦作㭌木與當

拔去之白楊木堅植遠編然後更以莎草遍塡於內托則不勞營校不費尾閭功可遠致矣至於民丁切勿雇用於農節以其傭直略綽排比使用園軍僧軍之意亦即分付若此則園官與差員足可擧行卿等勿為出往

訪求麻都督貴後孫教 附註文可尚後孫搜問教

祗拜　奉室歷審敬奉閣藏弆　萬曆前後事大文蹟周旋升降感慨忖切仍念麻都督當龍蛇之役提兵東出其功烈之盛與李寧遠相伯仲戰倭於恩津之野有丈人助戰即野中石佛也甚異之

鑄銅笠以加之行路至今指點咨嗟其孫舜裳與
馮王諸人因難來投又與故相文貞公金堉論南
方養蠶事其詳在於文貞日記而于今百有五十
年之間都督後承或云流落湖南而未聞其的在
何地令京外訪問必求其後承以聞文可尚以信國之孫値遼瀋之難航海東歸其意氣之偉然可知且觀於異鄉看月之詩自令人有燕市歌筑之想而編進華語特拜三品階當時通播諸人中可謂傑然著見者獨其後無聞焉不得參於望拜之列隸於漢旅之伍甚是闕典欠事亦令京兆一體搜問以奏

吏曹判書李晚秀飭行公教

天官之長亞於丞弼其爲任也重故其去就也不

輕中批以後令為匝旬且有日而任其逡巡姑不之強焉者務欲優容假借克盡禮使之道予之所以施之於重臣者若此則重臣之報之亦若予然後上下舉措兩得其當大抵不當引而引與不引於當引均之為慢命命之慢者其弊也僞令人雖不及前人居前人所居之職行前人已行之事即前人已矣近則不然於前人所不敢言所不敢為處自我刱之自我守之文致曲成作為妙計綱紀隨而解紐俗習漸於難醫向来綸諭筵飭至再至三而不知止者重臣出入邇客幾多年尚亦飫聞

而稔悉忽以時相之弟難為政曹視之若艮限張
皇辭本有召輒違若使似此格例古無今無而自
重臣始則其怵惕難進容或無恠屢百年以来鼎
銓塤篪後先相望而如故相李觀命兄弟弟為端
揆兄為冢宰再經大政若固有之兄猶然矣矧伊
弟乎重臣縱昧格例右相初不提撕俾予十日齋
居食息苟存之餘有此剔釐酬應之舉果能恔於
心乎否此猶屬義分上耳獨不念扶綱立紀之在
此矯習正俗之在此如大昨賓對時縷縷辭敎乎
予所講者絜矩之義也夫豈不可強者強而強之

枉人心而拂人性哉吏曹判書李晩秀何必問備以前牌牌招知所去就此意亦令入侍史官往傳于大臣

金履載投畀教

重臣之特畀冢宰意專出於矯俗敦勉之教亦以此二字揭為一篇之大旨苟欲砥礪朝著之名行當從習俗之陋而矯拂近俗處華膴而攬清要者才借其銜便避其職此政朱夫子所謂士大夫假托虛僞之習朝家於此必欲矯而正之要新一代之耳目則何許不率教之徒甘心背馳抉摘重臣

疏句語挺身投匭旨意閃忽重臣所遭特第二件未知令日俗習何為而依舊乎先置呈露者於重典然後為真箇矯俗之道修撰金履載施以投畀之典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四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四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五

正宗大王

文

諭洪奉朝賀 鳳漢 丙申 ○

昨召卿子徃伻予意於卿仍傳以入侍之命卿子處義過當以洪麟漢之合啓未停為情勢云卿必不如卿子之過當也卿須思之明日即慈宮生辰也 慈宮欲見卿之心此時當如何予欲仰慰慈宮之心此時又當如何卿雖以美恙為辭既非難强之證則何乃一味巽讓不思所以慰 慈心

之道乎今日必欲致卿面諭卿其即為入城卿以洪麟漢事引義復如卿子之為則卿自卿也洪麟漢自洪麟漢也在朝家敦倫之道使兄貳弟誠非得已於斯二者卿可自擇當洪麟漢合啓之時卿乃入城然後可以見卿所執之義分較然明甚大抵即事即物欲知萬殊之分必究一理之原而至若君臣也兄弟也又何待一原之究而始不疑於萬殊之分乎卿其思之予言不再

諭儒臣戶曹參議金亮行 丁酉

予以爾為宿德重望詢于大臣特擢通政階仍授

戸曹參議是豈予縻爾以官爵也予意誠欲致之
朝端共論治道爾其思之方今國事板蕩苟欲有
意於為治捨此山林之士而奚以哉前此爾疏之
批罄予側席之望而遐心莫挽予反省慚恧況今
定國是而鎭世道輔予不穀永鞏我邦家之責深
有望於爾等在旌招之列者寧或咫尺之守不思
濟安之責乎亟回初心幡然登途

諭掌令金鍾厚 戊戌

朱子曰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貴而以尊賢崇儒
為重苟使世之人君誠心下士必欲招致則野豈

有遺賢而每患徒事虛文不以誠意士之獨善高尚不肯出而為仕者固宜矣予嘗反復斯義讀歷代史至為國家者未有不坐此而不能平治天下不覺掩卷而太息也噫予之必欲致爾者雖不以誠意自多亦不欲虛文待爾也爾以喬木之家窮經力行徒欲自善則已如欲致治於斯世奈獨不念時事之艱難綱紀之頹泯若見溺而不援乎每於前席敷心腹于爾弟亦已屢矣聞爾將老西行路過城闉云懸想益切不啻飢渴古人有身不仕於朝而或值車駕之過出而見之況咫尺終南脩

門入望雖律以出處大義庶無歉然須體至意其
可登對否玆以數行用替戔帛望卽幡然俾免虛
徐

諭領議政徐命善 己亥

玆者以卿爲議政府領議政領議政古所稱元輔
也揔百揆董九流以輔予一人其職不已重乎世
運汙隆任是職者主之治道盛衰任是職者主之
同寅協恭之化任是職者主之鎔鑄陶甄之責任
是職者主之君子在朝小人在野得非任是職者
之功也歟小人在朝君子在野亦非任是職者之

咎也歟風行俗美使頑夫廉懦夫立任是職者之所宜勉也綱舉紀張使囂者熄躁者靜任是職者之所當懋也今有說者或曰今之大臣異於古之大臣上雖委任下難責成予曰惡是何言也古人嘗曰君德成就關於宰相去就君德猶然況下君德一等事宰相其可讓與別人而不思所以慨然承當之圖乎噫大臣之異於古今在人不在職今之大臣若以古大臣自居何患其不事事也毗之也重故望之也深望之也深故言之也不得不切更冀卿諒悉肅命當在何日予方拱而企之

諭領府事徐命善 庚子

卿之樹立何如事業何如勳可銘於彝器勞可紀於旂常卿以尺蹏叫閽而羣凶潛滋之謀不敢售天地間君君臣臣之大倫大綱賴以不泯古有社稷臣於卿近之使卿恃功沽恩而貪饕威福之權卿雖有不世之樹立罕比之事業堂堂司直之地惡可無一番彈文卿則不然予畀卿上公之位舉國而聽之者所以正國是也定民志也卿乃克敬克畏未嘗膠撓於世道參涉於時事則今日事誰使之然是為卿全身保家之一端卿家與奉朝賀

之家政宜樂亦共之憂亦共之知有公不知有私而予使卿等之家不能寅協和衷戈戟日尋鏬釁已成遂至無奈何之境卿疏中領揆文衡弓矢斧斤之說李普行斥卿以語不擇發予則以為卿尚囁嚅不敢畢其言也今日之為今日一則由於領揆二則作於文衡予雖不言一世自有公眼諱亦不可得矣因是而莫大之義理將斁莫重之倫綱幾毀若卿兄所遭令人不滿一笑又若憲避中樹立自樹立公法自公法豈可以樹立之故廢公法云云正是渠輩自道予以為奉朝賀雖有許多勸

伐乃叔何嘗有寸能尺勞乃兇攬至此即予失政之大者畢竟石壓笋出敢欲漫漶大義甘作明義錄罪人不可以奉朝賀之故貸其叔於公法也審矣在卿處義但公耳忘私國耳忘家而已卿或執前日之見而惟退巽是思則真欲自處以彼蹟中云云之語也古今天下安有是也卿其念之念之斯速造朝日前觧卿相職不但為卿一俾予別有商量者大抵前車之覆盖由權太盛位太隆自以為身不死則位不改云爾以故不特自恃自固自底顛危從而為人怒鬼猜之所交萃而然也物理

有不得不然者俾卿暫釋重務懲乎羹也此又予為卿保惜之至意也并須諒之

諭敦寧都正俞彥鏶 癸卯

向批辭疏亦有月矣徠爾于旄予豈一日忘諸懷也月前堂疏亦可見輿情之想望而迄無敦迫之舉誠以將攝之中有難冒暑登程耳嗚呼今日國事可謂毛髮皆病而只舉其大者百度委靡而淬礪無望諸路歉荒而拯濟沒策朝象則泮渙民生則困悴譬如元氣澌削日就膏肓宜乎良醫之望而走也然予雖否德一治之願不在小康爾未可

相助為理耶俄以薦士之意中及廟堂而儒賢出處為世標準若復固守東岡不予之顧則雖使蒲輪束帛日加於巖穴之中孰肯幡然先膺耶由爾一人之難進士不登庸豈不重可惜哉時則新凉宿病庶蘇此時跋涉想不至難強勿復控辭從近上來以副予如渴之望

諭持平金履安 甲辰

爾登剡牘夫豈偶然昔予在春邸爾父為予贊善惟我 先大王欲寘之冑筵俾補予不逮弓旌屢勤丘園而遐心莫回羽儀永閟每一思惟增我興

想噫賢者之生不係世德舉於版築者有之起自
畎畝者有之若其紹述詩禮之業擩染家庭之訓
亦有所不可誣者胡明仲之於文定司馬康之於
端明有是父有是子至今傳爲儒門盛事今爾卽
大家遺裔志行也經術也不問可知爲故賛善肖
子揉之輿論胳然無貳辭爾雖欲棲遲蔭路柰此
闇然之章何又况文正文忠忠獻文簡道德名節
世有聞人與國同休戚爾雖欲肥遯於薖軸又柰
世祿之義何崇奬儒術惇尙風敎卽 列朝相傳
之家法也顧予寤寐一念惟 先志是承是述而

然予誠淺尙不能致一賢士責我朝端去年兪儒賢又長逝巖穴遂空矣予用是惕然爰命政府政曹會議以薦士爾果首膺是選予誠喜而不寐爾須取近登途副予如渴之望

諭經筵官閔彛顯等

儒者之於國家固不重歟治國不以儒若秤無星如輪脫輻難乎其施措之得宜噫崇儒重道四箇字即我 列祖相傳之家法也以是羣賢彚征仰裨洪猷朝野爲之型範倫綱賴以維持近者吾道日孤惟故參議兪彦鏶一人在旌招之列而今又

不在世矣日前會薦也有四人者以名賢之子若
孫首登遴剡玆豈非國家之幸而士林之光歟況
爾等世祿之裔也顧忠無間於朝野想不待徵辟
之屢煩而白駒之縶在我塲藿予方跂足而俟之

諭判府事徐命善

予方臨軒待卿卿以尹得孚處分謂之摧折又以
搆揑歸諸勳攻卿何不諒至此此而不明示好惡
豕蹢將至負塗世道之憂姑捨是所謂明義一部
當東之高閣卿豈忍看作一己上私事反欲替引
而救解之耶況臺官之劾大官輒流黨之豈杜言

路也槩欲㿸譏誂耳已例一按可知卿乃執此為辭大非平素望卿者竊為卿惜之卿之地處異於他見俄下傳敎登時造朝痛陳矯俗扶綱之方可也柰之何迸處江干有若進身無路者然耶重為之咄咄也卿須念君臣之大義須即入城聽予面諭

諭判府事徐命善 乙巳

卿之今日處義卿已言之矣予已料之矣人之見之者亦必憫卿之地而諒卿之情矣大抵世之持卿家迄可休矣奚但李福徽為然昨年以来平地

風浪半屬卿家莫非朝象所使以卿而不得一日安於朝豈始料攸及耶君臣之間貴在無隱況卿與予之間乎丁酉以前重臣之不善交際誠有失矣前後筵諭已昭晰無餘矣藉使重臣有難洗之累以予為卿之苦心尚可曲保而普濟況時移事徃無下落沒劄著乎止謗莫如無辨予嘗所勉卿者近日鞫獄關係何如也安危大臣此時豈忍處外先公後私之義重為卿誦之卿須即日入城安心參鞫坐事遣承旨敦諭予既以心腹而示卿卿亦豈待更誥也

諭領議政金致仁二首 丙午

卿之致政歸休今且十有五載雖因吉月之朝尚有老成人典刑而以卿平昔體國之誠程子所謂身在畎畝寤寐朝廷者卿豈能一日而忘是心哉間値往役義重子俾卿蹔假樞衡而不遂處之廊廟委之機務盖諒卿斂退之初心且因事勢不得不然到今君綱陵夷國勢板蕩溢目艱虞凜如綴旒況搢紳大夫之間泮渙日甚干戈之抽向相尋酸醎之調劑無期噫予自臨御以後所惓惓者規模之先立而天道猶且少變人謀苦遲成效東倒

西蔽依舊十年前樣子於斯時也不有以敷求宿
德坐鎮囂俗則顧安由凝聚各私之廷論收拾已
乖之世道哉卿或以旣去復至爲難進之端則宋
時舊章可按也我朝故事可據也予於卿亦豈以
處義之不當強者強之念卿先卿事我　寧考有
奕勳庸紀在太常予今任卿若　寧考之任先卿
予何多誥卿何多讓卿須即速造朝其尚弼予以
副予側席虛佇之望
卿已退之人也以此時復有中書之命不知卿者
瞠目而惑知卿者加額而賀此豈尋常重卜比哉

是誠何等時也岌嶪之勢杌隉之象已到了百尺竿頭積棊累卵不足以喻其危也噫理無往而不復運雖陂而還平不於此時圖任舊人孳孳於挽回之方架漏牽補又循前日樣子則予雖否德汙豈爲是審如是也則卿雖欲持三字銜遲徊不還進且將何辭歸見先卿乎卿之去就不俟多言而决矣噫可退則退時也可進則進亦時也進退何常惟時之視卿能爲時而出以補予不逮弘濟時艱則此豈但爲卿暮年光華在予誠榮且幸矣玆遣知申更敷心腹卿須即起肅命毋負予小子此

時如渴之望

諭右議政趙璥二首丁未

自卿金甌之卜朝士聳聽輿人拭目於是乎予雖未敢以知人自多亦未嘗不以得賢爲喜噫卿間經事故出而事予僅始一二年矣本末長短何從而詳嘗聞卿在家事親孝生而竭力歿而盡哀朝夕倚廬往往有人所難堪處此予所以許卿者忠孝本非二致前下批旨首提移孝二字卿之藉手事予亦豈不在是且卿棣棣之容庶幾矜式具僚介介之操庶幾砥礪頹俗此時作相捨卿伊誰古

人審於去就而新卜後或有一疏而出膺者疏亦
不踰數行觀於前輩狀誌可按也卿則不惟反是
忽刱古人所未行之事匹馬松楸聞命即發鎭日
疏啓殆似不知止不欲已然予則曰玆擧在卿未
免爲病處噫潔身長往無是義焉予亦豈任卿之
爲不能致之廊廟竟當迫於事會罷勉出脚到此
雖欲固守前執得乎鄉舍尤不必久淹藉欲辭巽
京鄉無間望須勉抑謙衷即日返道以副予延佇
之思
夜宣數行之諭政埃泰音及見附啓之語頓無開

悟之望到此予亦無辭可勉来啓中以三件處義
反復為説予亦以此申復之可乎納符日奏語即
卿自靖之大秉執而伊筵適值日暮且因講席之
将開元無指的説及者考之記注明有可據卿忽
認以己當俞可至以出場二字容易質言此非臆
料而何僚相云云亦非勒説於卿也人各異見雖
在相敬之地何必每事苟同至於此事所係何如
而卿獨長往使僚相獨賢可乎觀於枚卜録卜相
後終不出脚者未之有焉古之人之審於出處豈
或不及於卿哉幸行日迎送事此在卿分義關頭

非予所可強勸而卿則以前進數十里為伸分義

之一道而此亦不幾近於百步五十步乎雖無駕

過之便尚欲積誠起卿期於必致矧今鑾路東出

幽庄入望予豈可徒然往来不思載與歸之道乎

予不多誥卿須深量分義事勢毋更以逡巡之辭

陳聞待再明来迎路左以聽予心腹之諭

諭領議政金致仁二首 戊申

天下事無不有若為卿道者予於卿寵遇方隆委

任日專注措機客事無大無小交濟而相須雖以

近俗嶮巇有伺釁覘隙者十百輩何從以窺測之

哉以若倚毗有若遭罹往古來今曷嘗聞焉欲尤於人則事端由於卿欲咎於卿則卿實無他心卿實無他心興言及此予不覺顏騂而背熱況在於卿當作何懷迺者堂劄發而搆誣罔測把持益急夫復何喻痛嘆痛嘆人之用意出於乘機下石在卿處義寧或因仍放過重貽世人之竊議也予自昨至今昂而思頫而思左右思出入思惟有體諒二字最合善後有終之方噫起卿於十五年退閒之中者予必有迫不得已然旣進之決不可以一朝債誤任卿永謝卿所帶相職不待卿請姑許勉

副予固知大官除免之難愼而進退亦大節也相持不決亦非推誠禮使之義卿須知予悃愊之諭

即日入城

自卿入城一未敦迫任卿姑且優游者非欲息爾盖有待焉與其汲汲遑遑蓢無若徐徐牖頑竊庶幾默會之矣惟玆出城之擧何乃遽爾堂劄須本無甚大礙眼處其入也旣附不自有之義出亦其可徑情耶多少山積非面不可悉而今之惡卿者把持日急機穽四藏此似可怖而可怕予惟在寧背初筵之約乎記注在彼卿宜休慮大抵遂奏迹也

段落心也卿之迹予非之人亦非之因卿心求卿迹是迹也非無情乎非无妄乎卿之慥慥一心在於立今日之朝佐今日之治矯其非正其謬欲答委眦之私抑何心知而故為公而孤負私而顛沛躬蹈覆轍與亂同歸乎予知之矣卿之自來規模周便太不足遇事做事每患無益而有損古大臣彌綸協賛之方恐不若是况在今時處今俗以力較勝必無幸矣卿縱不遑自恤獨不念世道人心乎卿之迹卿實自取也所謂三人者段落自異卿乃混看而合言之卿之心認為重且大者竟無暠

藤屬之支裔者反致狼狽若使卿專精於李魯春
事有意而有是奏則疏語之首尾臺啓之停仍豈
有不思不考之理乎卽此一款本心可暴况魯春
之竄宥不關於綸音前後卿之執此爲證不亦太
左乎以卿明識達鑑有此錯解段落故曰卿之心
非本心也噫縷縷敷諭豈徒慰解卿也兼欲使見
朝紙者曉然知迹與心之逈如黑白沮方湧之議
抵爭起之鋒知卿者恕迹與心不知卿者恕其心
心旣曰無他云乎則勤攻之來極不過慨然寒心
等語而已似此咎責卿必拜而受之予亦自此庶

除勞思公私之幸為如何哉更以餘意申諭言事之臣一則為卿二則為卿卿若報予眷而効卿志入城之行恐不踰此日卿須深體深體

諭右議政蔡濟恭二首

憎兹簧舌詹詹談談一眴目而羣咻四至使卿竟有衝雪遯荒之舉醜毒之害從古伊然彼以劫辱驅之我之應之緩視徐趨以抵其攄暴決裂之勢是所謂以佚待勞卿於何勞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予又為卿煞費心肆力施鑪錘點金鐵偕鑄而咸鎔夬做平平蕩蕩之功則予與卿當共享其利何

畏何憂玆因招延之行先示去就第一義尋常敦迫都屬備數并略之卿惟亟講遠猷即日返棘噫象魏在此夫夫也更何敢累卿

予亦略識建極之義近日處分豈得已也枚卜於卿果出常格此正重臣劉中百年來何嘗有此者也曠百之擧擧而施之豈一時驟思而徑決者然則予決不捨卿明知其不捨而左右迭攻是無異於力抗而角戰萬萬非臣分之所敢出脅持之目在再昨則稍過在昨今則能不近似乎此予所以為廷臣深憲之噫匪躬二字賁廳題扁到今卿之

受侮受困無關於進與不進卿若顧名思義知有國不知有身則駕屢不俟終日不在多言卿須自任無使人覘其罅漏

諭左議政蔡濟恭 庚戌

予之用卿至此豈阿好而曲庇乎哉俾一世為之煩寃之沸論副都民為之想望之輿情全之保之又從以拂矖之辛勤周章舉以畀之一則公二則公私於予與卿何有然難齊之物情不樂成人之美己痼之黨習妄料偏聽之漸注措發施之出於空蕩蕩而彼肉眼看者小瞠而大譁觸類演繹掛

嘗試之跡啓爭奪之端自置中書數載迭手而出者無非黌譚使卿殆不能一日安於朝噫卿一人耳昔卿猶今卿昔何爲而詡者多今何爲而攻者衆於是乎益知俗所謂物情莫不由於黨習予曾不於初筵對卿首提祛黨二字爲相須之第一義乎多少外至之說在卿無非不虞何咎何損予惟在卿可莫念退步之思矧今揆地卿外無他分勞之所溢目民憂於何諮諏玆因敦召之行略布心腹卿宜即日幡然以對揚予本來用卿之苦心至意

諭領議政金熤

置相有國重事元輔有國重任而甌卜今已有月矣卿以不出為期予以勉出為準上下相持止泊未易若劉若蹶隨到隨答欠誠之責予固自反之不暇亦非平日所望於卿卿有甚可去之義有甚力辭之端而聽我藐藐言未見信於是乎安得不別求拔例脫臼之舉以冀幡然之效乎今行豈徒然耳路出宅前政欲躬迓而還玆駐駕於卿第門外遣隨駕承宣宣此別諭兼傳臨第之由先須知之

諭右議政朴宗岳 壬子

漢唐置之雖遠稽三古其爰立於草野巖穴之間未始常常有者況我國專用地望則其摸索之方不外於重臣宰臣之中然予乏知鑑之明世罕矜式之人其難其愼鄭重荏苒使左相多年獨賢是誠獲已乎哉近因左相之力陳備置僚相今日將行枚卜之擧而予謂左相曰予欲取者有四多質少文然後鎭澆俗讀書然後識治體不忮不克然後不役於榮利福厚然後有以致吉祥善事也四者人多未能焉有能之者吾之相定矣左相亦謂

然於是乎予於卿取之玆遣入侍史官先諭予取於卿之本意至於招徠敦勉之禮續當在還到城外之後

諭右議政金履素

枚卜于卿而思之公而幸得人私而感舊家予於卿所取者持重也所望者振紀也所勉者偕和也予之所以望之者卿則以所以取之者應之不勞而績庸成卿亦以勉之於卿者加勉於予所不逮處偕和而益偕和務盡相須之功則今日之治理斯過半矣矧今廊廟籌謨委屬旰夕側席不啻如

渴卿須知此爰立之本意即起肅命弘濟時務

諭領議政蔡濟恭 癸丑

枚卜於金甌凡三百有三人躋上相者并計卿約爲百餘大抵輔相重任也而上相爲尤重焉難其人不備其位自古在昔已然矣矧今才難有倍於古昔予安得不且審且愼也予於卿注意者有年而華城即 仙寢所奉地方也陞府之初思得元老而借重不得不煩卿一出卿自受任以来整頓宏綱旁及細務孜孜於日夜遝切爲之念念際見卿所上築城方略益感老相之費精莫曰行百里

者半九十里此正始之者半也既如是經始則惟其成之之功直在幹董之勤慢又豈必重勞於筋力間事也授卿以上相之任玆遣簪筆之臣勉以遄歸卿須即日登途進至城外與新留相交龜後肅命

諭左議政金鍾秀

卿即予舊臣也予知於卿者卿故耳取乎卿者卿故耳非卿則予何必既知之又取之也卿也者古所謂吾黨之士也自宮蓮至揆席風霜百變肚腔一乃所以積廿年如今日客臘之三我有贈詩其

東郭對梅之句已有先致意者身居鼎鼐調我五味不於卿而伊誰責諸予今恢拓庭衢渾鎔金鐵敷錫太和之丹斂用九疇之福所須者輔相之承佐於是乎臨軒既卜乃備三相卿亦新拜中一人出而對揚即惟曰平平蕩蕩四箇字在卿可謂易為力卿須旁助上相克諧端揆為柯於具僚作礪於淆俗時之義大矣哉更望措時之適其中多少在面悉先遣史官略申萬一即日幡然肅答知卿取卿之本意

諭領議政洪樂性

有國所重相耳將耳子先以將喻郭子儀福將也
李光弼智將也光弼用兵如神往往爲子儀所讓
與號令一施壁壘增彩豈不誠韙哉其位極而功
蓋身完而家全爲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中一人者
惟子儀爲然始知智謀不能擠福力也將猶然況
相乎哉卿百無一欠萬有千歡即令之郭令公耳
郭之在中書凡二十四考卿之入中書迨二十四
考又何其事事髣髴乃若耶莫曰唐制歲一考我
朝則再考此所謂周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子
以爲得來福星寘之台階敷錫羣工爰及兆庶自

宮中而朝廷朝廷而鄉黨州閭都在一團太和元氣中則萬戶千門三元題帖乃卿領議政華誥一通云爾惟今迓吉納祥之功誕委於卿一人壽我兮福我以答隆寄

諭右議政金熹

宰相須用讀書人書是經傳之謂也其用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其味如茶飯粱肉日用飲食沉潛實地為君子咀嚼詞華為文士近世士大夫童而不習以至白紛樂放縱賤名撿自侮而人侮大為世道之累言語文字之反有妨於踐履之篤未暇

為嫵昉行月講之式欲觀循名之效效無已太蔑
志不亦徒勞諏日甌卜屬之之子區區懸懸政在
於分此勞而責其效出奴入主丕定趣向耳卿以
卿家人夙聞談經說傳之言金華挾冊多有資益
況躬樵山間親突斯黔尚今為與人攸誦於是乎
吾之相定於卿矣見今元輔元老也難以筋力為
禮左揆戒在下堂此時延竚之想不翅如渴差待
交龜須即登途

諭右議政李秉模 甲寅

有取於卿者非地望也非文華也亦非經綸材諝

也張公道解民慍肅綱維清化理孰非承佐之責而振渙為萃百揆共貞即今日當務之先須使有力量見識者當之庶能濟事瞋目語難非真箇力量鉤深索隱非真箇見識也卿之事予二十年餘未始見枉己以徇物未曾聞刓方而合圜規橅不踰寸尺茶飯不離經史此予所以有取於卿而曰篤不忘者也文衡冢宰卿之傳家舊物而未暇歷試者尤可見注意也久卿須體予此諭勿庸過加辭巽待交龜即日登道補予不逮對揚康濟之功

諭領議政洪樂性

言官之因事會侵詆大官者何限而每就注措得失之際要售敲撼欲逞黨私其言也易眩其計也易行惟今執義李遇濟之疏急於把持倫脊太紊只以及耄養病作為立言之肯綮使卿不安於朝遇濟固不欲深責尚可曰朝廷有體貌乎有國置相必須老成前史可按國乘昭載大抵齒與爵高然後不事浮薄之習不隨矯激之俗小處雖似無味大處自多其效是故在下位而望下風者不敢更革舊制不敢刱立新意矧在我朝枚卜之規尤重耆耈予所取卿職亦是耳儻如言者之言予所

取卿反為卿遭言之階耶予之重卜于卿且更有深長意者存焉卿是台府之一福星也自卿居是任非特民國少事朝野多暇誠以所逢者難再逢之嘉運慶辰也賁飾答揚之功捨卿孰當雖有遇濟十輩予豈有捨卿之理予不捨卿安往病褏呼寫言不盡意卿須即起造朝以體予此諭

諭判府事金鍾秀 附註勉出敎二

覽卿附啓如見卿面回想春初之嗟汝咄汝不翅過空浮雲予於卿豈有欲捨之心每緣舉措之逕庭往往有耳不掩舌不及處此予之負卿乎抑卿

之負予乎然於事往日久之後自不禁觀獵之思
欲晤言於靜夜每跂予於燕暇時或問訊間亦周
急而忍嘿半載積阻至今亦從為卿苦心中出来
卿則認為真箇棄卿乎到今多少說話且置一邊
但當不俟駕屨顛倒承膺即天理人情之固然若
或更事持疑當有別般必致之舉而百騎飛鞚夜
城不鑰亦豈常分之所敢安乎因金判府之二十牌不進而達夜酬
應目不交睫其在國體寧不寒心領相既在藥院
須思勉出之道○今聞附奏於冢宰者卿以進身
城闉竊取伊川西監之義至於冒當圈事期以乞
骸得請囊本已具所執難屈云卿須思之欲臨敦
化門外今在小次在卿道理寧或更事鄭重乞骸
之請豈所輕許卿之所引卿家從叔事尤有時與

事之逈殊者不當不當卿須念君臣之大義即起肅命仍行圈事

諭左議政兪彦鎬右議政蔡濟恭 乙卯

今日即歲首朝參之日而此時即一初淬礪之時也交濟相須之功不委於股肱而何委治之不徯志俗之不從言久矣三事百工人不事事致令勞逸易處而浮靡日甚虛僞日加讒諂日滋欺瞞日痼有一於此朝廷將不得為朝廷况兼有而并萃於十餘年來後有良史氏書之簡策以今日此時為何等世界乎自顧治象多負初心中夜繞榻不覺寤言輔相之責何時不緊重而是日重卜注意

也尤不泛以今之様變今之規拭睥延頸渙然翹然之效望在卿等承佐之地激之揚之拯之濟之俾予遂初心尊朝廷於三古則卿等之嘉惠當如何爰立之辰先敷中心之萬一卿等安心即爲肅命聽予面諭

諭左議政俞彦鎬

卿等之秉執與遭逢皆在於此義理不有疇昔之秉執豈獲初元之遭逢日前劄辭恥其君不及堯舜當與昨夏齋居綸音表裏看揚先徽懿子職固然宣上德美臣分當耳卿言予言予心卿心往年

聲討柳星漢之大臣諸臣誠忠智慮豈或歇後於卿而彼乃如彼云云卿則如是云云攻之雖無異辭特卿則悟予言之近道契予心於當理不殺為武不怒為勇使卿素所秉執撑天亘地真正大義理無一纖毫鏬漏逼仄處欲望從來遭逢之永有辭於千祼億歲如是如彼之間卿果然高於人一等差待面對竊擬一攄聞卿慎節有非旬日可責視務適因問疾之行先布藴中如右前批中敷示事終無一言之剖析則没證蔑驗惹人疑晦將無同於星漢父子之伊時衅案何以服令人之志而

禦後世之譏乎其疏之外別有姦狀之媒孽播在人口至及公車大臣諸臣之沫血飲泣義分之所不敢不然最是一二文蔭重臣之章啓發者孔多苟非然也竊取麟經之筆彙成明義之編而荏苒廿載欲言迄不忍之微旨與意何由彰之暫任其紛然眎予心也旋防其厲階炳姦狀也予所惓惓於講明之方者自有反復斟量莫忘擒院前席之諭

諭右議政尹蓍東

金甌王鉉得卿為重卿之得於予者伊何負望聽

之輿誦識務足以輪斲持已與人不事矯激吾之相於是乎定矣膺新命而受隆寄以答殊知之私即不外於齊不齊平難平抖擻磨礱俾予從欲于今和羹調燮之功須卿一出而試之

諭原任提學奉朝賀金鍾秀 丙辰

觀此道伯馳啓卿踰大關嶺登鏡浦臺歷烏竹軒訪松潭書院將向襄陽地云在途加餐入站便寢庶能無撓遍踏內外山勝區快滌塵垢之思而趁期遄歸不至於撼頓價損乎無耽玩賞另量筋力利往穩還其還如往

諭元子師傅宋煥箕

肅廟在冲歲時 顯廟命選輔養之官刱名講學廳卿家兩先正膺是任卿於今日踵先武而述先美予固欣幸卿亦與榮卿之幡然豈待予言予雖未接卿面宿德雅執聞已盈耳奚特以卿爲卿家之人而畀以委諸明歲就傅之歲也欲令卜吉於歲初卿其趂期登途之意史官傳諭于新除授師傅宋煥箕

諭左議政蔡濟恭 戊午

社兩辛雪收捲亦叶顧登降莫獻之際瞻昂天宇

之昭朗牽牛之正中自不覺怡怡逞顔色何况黍
昂如鐘鳴其應自昔不忒降康之休若將取必為
八域三農彌切欣祝之誠此時卿以明年恰滿八
耋之首相駿奔蹴踏於霽餘凝沍公退起居勝常
耶玆遣史官問卿宿来凡百

諭右議政沈煥之三首

卿邇臣也尚亦知予苦心予雖不武竊嘗有慨然
三古之志而做說不相孚上下不相應荏苒因循
之間君綱為之觧紐朝象一如頹瀾贏豕有孚於
蹢躅羣龍未見其吁咈名義日晦渝薄月滋以至

近年水旱饑饉之荐仍烝徯黎庶康濟無策每中夜屢起繞榻明發歎世敎之莫回惜人才之難借於是乎欲備中書之席以責胥匡之義而鄭重商度其難其愼尚未能先蔽而昆命者亦惟久矣夫國之置相何嘗以一槪言哉或採之民誦或聽之士望或求諸無方或察其所安或以所自有之地或以所素秉之義或有取於學識或有資於勞伐自昔金甌之卜蓋可按而知也以卿之爲邇臣予知卿頗熟於斯數者卿或占得其一二則曰吾之相定矣況卿踈襟曠韻庶可以風勵乎脂韋變卷

之習俗而仕官常在通塞之際十年落拓堅忍守窮致位要顯不改布素之舊歷數廷紳孰如卿多且予閱人衆矣從容筵對絶無梔蠟此予所以深許於卿而先修內閣之銜仍畀三事之重者也向卿之東遊也予有賜詩而用古人侍中臺故事即亦有意而發卿行今到何處嶽色泉聲之中拜領丹綸黃麻至今為前脩之義譚而卿今躡其後矣若有會事良不偶然卿須亟回東山之屐即日登程上來肅命以副予虛佇凝企之望

去就之節誠大矣卿之所執予誠莫之曉焉士大

夫優游不迫樂爲之仕者有宋爲然而在道拜殿
學士引疾不至者范純仁也由藩爲參政屢章不
至者崔與之也召以給事而不至者胡安國也待
以閤銜而不至者劉宰也其所以不至者俱有本
末或病或情或義各執所執綽有據依若卿者於
斯數者無一之可執而屏處江干閱月踰節未知
於古有之否卿大官也其去其就四方皆視以爲
準卿何乃不念及於此至若反汗之請自引之端
當悉在面剖時到今豈有逡巡之更言者乎茲遣
承宣與之偕入

大臣可敬也親親居先強請不可請之事當否姑舍勉從不可從之言顛倒何居以茲一日二日日日征邁使四方之聽聞致惑者亦豈爲世道朝象爰卜金甌之意哉予欲必致卿欲必踐絲綸之有時輕重曰經曰權擧措之隨處彌綸非齊惟齊向卿所陳先許允施即日入城肅命當遣承宣迎入

諭領府事洪樂性判府事蔡濟恭

宿來起居萬勝卿國之元老也福如郭令公壽如文潞公園林鐘鼓頤養有年神彩比益滋潤步屧比益康旺及秋高日佳從諸子童孫便輿作江亭

遊真稀有之盛事也遂命史官詢起居兼付一詩以為誇示來後之資仍要蔡判府賡之判府明年是八十也

諭右議政李時秀己未

昨於疏批先有槩及者宋史所謂卿王某之子是耳先卿未逮之志事卿可以克紹而予亦可以責之於卿矣笙鏞下里以明我絺繡即先卿之遺乎卿也戈鋋杯酒以保我衿紳即先卿之詔乎卿也以至躋俗於風流懷民於衽席何莫非先卿之有抱而莫展則追先卿未逮之志事副今日特簡之

斮望豈非卿千一之盛時而亦豈不爲公私之與榮乎若予責之卿者卽不過擧措得宜四箇字誠以卿易直也故暗室如通衢子諒也故畏壘爲康莊今日之言是昨日之言也何庸多誥

諭原任內閣提學沈煥之

天下有三大曰大本也曰大幾也曰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而後可以理天下之衆見大幾而後可以應天下之事行大法而後可以扶天下之義義者義理也義理者天下之公也故先儒以義理爲羣生之性性一也

顧予所秉者義理也正我一心扶我三綱以應萬
變極乎天而際乎地質之千聖求之三代準之四
海則外於此貳於此夫豈有別般事件敢名為義
理云者哉此所謂以道義服人其難在我以勢力
服人其難在人中道義而不舍禁勢力而不行則
人心服而天下安也予之遭逢在古猶罕而凡係
義理關頭我實先獲徹處有婉婉處有嚴嚴處有
徹自以為金秤玉衡不高不低令若引曩時如辛
丑乙亥以前大義未决㨾子而以爭執覆難為依
倣根據之地則不其近於朔南之倒置乎況予四

十年研精默神導率一世者在此範圍八方者在此乃於可東可西之際差上差下之間無遠無近無內無外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所降俾我血氣之倫各具一太極則此在廷臣僚之嘗所信子者也昨日三銓事顧不足與論於此而這裏亦有義理真朱子書中大而有大闔闢小而有小闔闢者是耳貞元之朝士無多潛郎之舊跡猶記特命按籍而書奏以為陞秩之階則三銓舉措果何意也絜矩之義無處不在程子曰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雖燕人楚人可為不可為強拂不強拂猶

宜耿斟而平稱不欲置其人於廹隘之境況世臣乎又况如渠地處乎卿以體國大臣適叨筵上則但當責諭銓臣曉之以上意譬之以精義而鶻鶻突突計不出此忽憑平原之獵騎反助蔦地之頹瀾實非平日所以期待卿者古而周伯仁之得君不如卿也尚救茂弘近而李延平之致位不及卿也亦伸雲衢以卿之如彼其專也如彼其高也乃有為三銓分疏之舉何其與前脩遠甚也卿今老白首矣俗曰塵科中頭出頭沒安有暮年光華之可言耶卿等所以藉手而號於衆者即所謂篤信

二字予固無見信之一政一令卿等則信予太過前旣設言於人到今拾之不得捫之末由所謂篤信者固如是乎事若關於危機又係於漢賊則始予豈有是舉耶卿心寔出於無隱吾亦以無隱之義更有此覼縷望須諦悉

諭領議政李秉模二首

有國置相其難其慎而元輔與丞弼迥然予小子御極二紀有餘而畀之以元輔之任者指不多僂尺蹏抉雲爲昏衢之日星者徐忠憲有之炳幾向國自拔於頹瀾之中鄭文安近之篤行孝悌則曰

金文貞與共休戚則曰洪孝安素有秉執則曰蔡文肅以至仁陵君之敬重於一言相感而盖以謂各有所據也予所難慎有若此庶幾卿等之所已稔悉者而嘗所惜之者金奉朝賀之名義金領敦寧之堅確未及進一步而於尹右揆亦云大抵協賛而維持其責在乎大臣近者一有塗抹外施措則小大播攘凌犯相續不知為國體朝綱之是何物予庸是瞿瞿當夜繞榻者屢矣幸自昨年卿之秉軸而乃能整頓之外於此則依舊不成說話半日帳殿不以源源之為喜韰弛聒聒之為憂賴卿

際玆反面不動聲色於攲器漏船之側而徐起而
扶之國體得以稍尊朝綱爲之少伸律以俗見緩
之云也乎以誠心感有已乎大臣之所以取重於
當時見稱於後世者惟相業是已因卿擧措之一
番得宜而爲訓院之席前虛襟又有一番得宜而
爲北營之言下旋蹕相業豈有大於是哉於是乎
予之留難而致愼者不待命龜而定矣詰朝臨殿
乃拜卿爲領議政一則嘉卿相業二則嘉卿相業
卿須即日造朝以副予小子眷眡之至意
予以盡分詡卿而卿以不盡分自引予以出膺責

卿而卿卿以不出膺自期卿與予一切相反小宛征邁之戒在兄弟猶然况於君臣之間乎在易則蹇之三也在禮則趙文子之善禱也在春秋則正考父之傴僂也即予所望於卿者卿乃不我顧而不我聽一馬二僮几几在東卿胡不念國體至此卿若不即幡然則予將躬駕而迎之乎於是乎卿之去就恐不待一言而决者卿其諗究之

諭兼賓善宋煥箕 庚申

卿之幡然日勞跂予而史官返命緊閽遐心莫回顧予勉卿而膺之卿果認予以例召例諭而然乎

新選兩坊諸僚姑未出肅詵直兼爲須卿来儀見
今吉日在邇卿之膺命僂指而待之以卿延頸之
誠豈竢駕屨况予所召之禮耶　先王之禮也卿
所叨之職即先正之職也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
不于　前寧人圖功而攸修卿不于昔先祖詒謨
而明徵則其可曰聦聽祖考之彝訓乎到今不須
多誥躬以迎之欲講干旄之故事先將此意遣亞
卿往宣與之偕来造朝日子先即狀聞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五